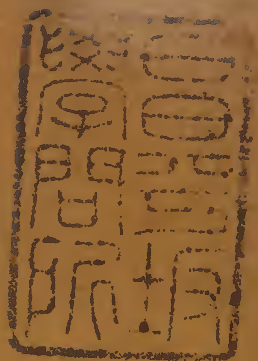


詩深



漢書門			
八	二	五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3
冊數	8(4冊)	
函號	273	236

十之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深卷之十

唐

鄭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

詩深

卷之十

淺草文庫

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辨義。叔虞以成王母弟。受封於堯之舊都。建國曰唐。其子燮。因晉水而改號曰晉。或亦若衛土之稱沫邦。及相沿既久。遂名晉而不名唐焉。至孔子序詩。於其篇端。悉繫晉。而仍以唐題其國號。何哉。封建王者之大權也。叔虞之封。成王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則帶礪之盟。天府藏之。與國無窮。如之何其可改也。使先王分土建邦。而侯氏之子孫。擅改其封號。是大放王命。以干天討矣。故楚僭王號。而作春秋。仍書子。晉更國號。而序變風。仍書唐。其義一也。且諸國之風。棄王命而改封號者。唯晉。不告王而分國專封者。唯晉。釀弑君篡國之禍。而賂王襲封者。唯晉。然則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序詩之垂訓大矣。其次於齊魏之後。卽循前王分封之先後爲序。集傳以爲仍其始封之舊號。庶幾得之。若續序所云。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遺風。已屬訓詁之鑿說。而鄭譜更爲洪水九年。殺禮救厄之論。以附會之。其鑿尤甚。曷思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豈皆先聖之遺風使然哉。

蟋蟀

詩集

卷之十

古序。刺晉僖公也。

續序。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集傳。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

辨義。續序集傳。均與詩之本旨相背。讀者辨之。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悒。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僖公荒于樂。而晉人刺之。言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暫樂。則日月其除。而嗣歲又興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敬思其居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居。則良士必瞿瞿而心驚矣。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則日月其邁。而無暇爲樂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周思其外也。如謂好樂無荒其外。則良士益蹶蹶而震動矣。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則日月其悒。而百爲又起矣。今君無已太康乎。宜循職而遠思其憂也。如謂好

樂無荒其憂。則良士宜休休以自逸矣。

蟋蟀三章

山有樞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集傳。此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辨義。續序之淺拙。于此篇可盡見其底蘊。朱子嘗論詩所以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子有車

馬。子有衣裳耳。竊謂詩之能興起人者。由性情之感動。雖樵夫牧豎。當其觸物興懷。各有志之所之。以發于嗟歎。形于咏歌。卽如孺子滄浪之歌。言最淺近。而意味悠長。聽之發人深省。緣其天機洋溢。活潑潑地故也。若別無意義。止取一二字之呼應爲興。則誦者方厭其牽合無味。又何能使興起人處全在此。此論未免疑誤後人也。細玩此詩。比而非興。若舍是求之。則辭意汗漫。無所歸宿。如續序之逐句立解而已。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

詩
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晉人憂昭公之孤立將亡。而作此以刺之。言國之有人。如山有樞。隰有榆。惟所用之。今子有衣裳。可以章德。而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可以庸賢。而弗馳弗驅。一旦衆畔親離。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愉耳。又如山有栲。隰有杻。惟人取之。今子有廷內。可速諸父諸舅。而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可樂羣臣嘉賓。而弗鼓弗考。一旦宛其死矣。徒爲他人是保耳。又如山有漆。隰有栗。惟人采之。今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而人之好我。且以永日。而和樂是湛。一旦宛其死矣。但見他人入室耳。

山有樞三章。易稱亢之致悔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惟其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而喪亡隨之矣。自古亡國未嘗無人。興主之所取。皆亡主之所棄。觀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則他人是愉者。豈惟區區之貨力哉。卽以貨力言之。鹿臺之財。鉅橋之粟。殷斂怨以聚之。周卽資之以資善人而服萬姓。人知財粟爲紂物。不知善人皆紂臣也。或聚或散。或吝或予。一轉移間。而仁暴異用。知此鮮不興。昧此鮮不亡。誦是詩者。其可不三復歟。

揚之水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集傳。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疆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辨義。考左傳及史記。晉昭公當平王之二十六年。封桓叔于曲沃。沃雖漸疆。晉傳六世至緡。而後武公伐晉滅之。其先六七十年。晉人屢攻沃師而拒之。未有叛晉歸沃之情事。使當昭公時。國人皆欲叛晉歸沃。則桓叔早已得志。何待武公。續序繆解此詩。而集傳從之。誤已。竊謂詩人卽物比喻。各有攸當。卽如均此揚之水。然言不流東薪。可知強臣逆命于下。而威令不能行之。

若揚水之中。白石鑿鑿。則是強梁磐踞。掣肘於內。豈但不能流之而已乎。桓叔雖強梗不臣。分封在外。非君側之惡。與喻意不類。且其恃強叛晉。與師侵伐。並非陰謀。有何不敢告人之有。細玩詩意。殆爲潘父之將謀弑逆而作歎。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子。昭公也。從子于沃。不敢斥言弑逆也。君子。指賊臣之稱。桓叔而言也。晉人知潘父將弑昭公。以納桓叔而作此。言其乘主弱而磐桓。如揚之水。中有白石鑿鑿。將盜此素衣朱襮。從子于

沃以獻媚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揚之水。中有白石皓皓。將竊此素衣朱繡。從子于鵠。以邀功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也。揚之水。白石粼粼。逆形已見而事急矣。是以我聞其有命。不敢以告人。而來告于君也。

揚之水三章

椒聊

古序。刺晉昭公也。

續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集傳。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辨義。讀此。益知晉人無叛晉之情。而白石之非比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晉人憂沃之益強。而作此以刺昭公。言椒聊之實。其蕃衍既盈

升矣。彼其之子。其碩大既無朋矣。然則無朋之勢。將如椒聊且。

必至遠條且。豈但盈升而已哉。餘倣此。

椒聊二章

綢繆

古序。刺晉亂也。

續序。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集傳。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其昏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

辨義。唐人遭亂。而有新昏別之詩。亦此篇之類也。集傳沿續序而誤耳。夫庶民雖貧。既得遂其昏姻之願。何至合昏之夕。三星在天。方束薪於野。且束薪何以稱綢繆。而詩意何所取。與于束薪哉。如謂其喜甚自慶。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謔浪甚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晉民逢亂。新昏者有別離之憂。而歌此。言此夜之綢繆如束薪。

雖聚而必散。故仰見三星在天。而歎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也。子兮子兮。此身未分明。其如此良人何。此夕之綢繆如束楚。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也。子兮子兮。相對如夢寐。其如此邂逅何。此夕之綢繆如束芻。故仰見三星在戶。而歎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也。子兮子兮。夕昏晨告別。其如此粲者何。綢繆三章

杖杜

古序。刺時也。

續序。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兩。

言涉
集傳。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辨義。續序穿鑿。集傳得之。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無兄弟者。不見恤于人。而作此以刺時。言有杖之杜。其葉湑湑。以相蔭。今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之枝葉相庇也。嗟行之人。目擊踽踽之况。胡不比焉。人無兄弟。窮于無告矣。胡不飲焉。餘倣此。

杖杜二章。生而無兄弟者。天也。惟先王之世。本俗以安之。重兄弟之聯。八刑以糾之。嚴不恤不任之禁。而鄉田同井。比閭相調。雖有孤生之民。亦自忘其裊踽之苦。迄於衰世。親睦道缺。而後其民覩物愴懷。歎無兄弟之大可哀也。輔氏遂以爲有常棣之遺意。庶幾大序所謂厚人倫者。不知常棣所云永歎無戎。指急難外侮。揆諸分義。非良朋所能助者言之。卽如律法。五服之親。得相容隱。其兄受侮。弟可還毆。每有良朋。不從此例也。若此詩曰。比曰飲。所望者里黨之周助。正先王所以教厚。使指他人。不如同父爲厚人倫。則將使人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以長偷薄之俗。烏可以爲訓歟。

羔裘

古序。刺時也。

續序。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辨義。古者開國承家。子孫世及。而民皆服從其政教。歷久不渝者。無他焉。民之所居。卽其居。故厚下以安宅。而藏身無不固。民之所究。卽其究。故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詢謀鮮不同。及其變也。哀刑政之苛者。吟詠性情以諷其上。如此。所謂達於事變。懷其舊俗也。豈非先王之澤哉。書曰。刺時。其感深矣。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褱。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謂居處。究。謂究圖。居居究究。如于時處處。于時言言。疊文以足意也。大夫浚民于私邑。而其民刺之。言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其所。居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家是念也。羔裘豹褱。自我人究其所究久矣。豈無他人。維子之舊好難忘也。

羔裘二章

鴟羽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集傳。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辨義。孟子曰。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詩所刺是也。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時君奪農時以役民。而其民刺之。言我之不得所。如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皆由王事靡盬。使我不能及時蓺稷黍。則父母何怙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乎。餘做此。

鵠羽三章

無衣

古序。美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集傳。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辨義。朱子辨說云。此詩非武公自述其請命之意。卽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序以爲美。則是獎姦誨盜。故特辨之。以正人心。誅

賊黨庶幾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以附于春秋之義。論可謂正矣。但此詩之美晉武。作者美之。非序者美之也。凡里巷淫邪之詩。皆愚夫愚婦。自道其荒淫之實。無所耻諱。故正其失而書刺。至于亂賊之黨。乃當世之姦回。具過人之才智。既已悖逆君親。戕滅倫理。又相與昧心獻諛。以苟富貴。使不聲其獻諛之罪。而但責其所美之非。既失討矣。又指爲詩人陰刺之。將使讀者認賊黨爲忠良。徒欲歸罪於元惡。而反故出其黨羽。春秋之義安在。若更指爲武公自述請命之意。則賊黨益脫然于議外。所謂正得失者。又安在。夫符命之作。美新室也。九錫之文。美魏公也。而作者之罪。遂昭揭于萬世。而不可揜。此序之書法。亦若是而已。是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者。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當時魯人書於史冊。本以爲美事。聖人亦据事直書之。然讀之者。苟知仲子乃惠公之妾。桓公乃弑兄自立之人。則王之歸賵錫命。其非固不待言。而宰咺榮叔。身爲王臣。覲然銜命以來。其庸鄙鮮耻之面目。如將見之矣。又如趙穿弑君而書盾。許止不嘗藥而書弑。後世之人。但知盾爲穿兄。而位則正卿。止爲買子。而手自進藥。雖欲肆其無父無君之心。代爲辨雪。而無詞可措焉。蓋惟聖人有以洞燭其隱微。善發其情狀。于以詔示來世。俾姦回之人。自懼其有欺難售。無地自容。而廢然消沮。斯之謂誅賊黨。正人心。故曰。爲人君而不通于

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夫豈不得其情。徒忿然書之爲讒爲賊。遂能讐懾之。使憚而不敢發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子。武公也。○武公既請命而受服以歸。故其黨美之。言前此豈曰無衣七兮。不如今子之衣。安且吉兮。餘倣此。

無衣二章。○豈曰無衣云者。言子力自足以取此。不過餌此共主之空名。以箝制羣口。而莫如子何耳。卽此一語。無君無王之肺肝畢露矣。莽操之竊國。既已廢弑由已。又必僞爲遜讓。願爲周公。而不能遂明農之志。願爲文王。而不能終服事之誠。噫。何其自欺也。此詩之情事雖殊。鬼蜮之伎倆則一。聖人錄之于經。所以揭其情狀。昭示萬世。故嘗稱患失者曰鄙夫。譏舞佞者曰是可忍。忍則鄙。鄙則忍。千古小人之爰書定矣。

有杕之杜

古序。刺晉武公也。

續序。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辨義。續序仍牽用杕杜篇以爲之說。陋甚矣。孟子曰。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此詩之刺意如之。集傳非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杜。赤棠也。其實酸澁。噬。飲食也。○詩人刺武公之悅賢而弗能養也。言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而行人弗顧。彼君子兮。豈以飲食而肯適我哉。但君果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以致其養也。餘倣此。有杖之杜。二章。○堯養舜于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可見人主之于賢。將欲舉之。必先養之。然使其終不能舉。則公養之。仕。非君子來遊之本志。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况并不能養乎。聖人錄此。乃世變之大者。變而彌下。濁世公子。以養士稱佳。方術雜技。亦國士自命。于是飲食之恩重。而道德之風邈矣。

葛生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集傳。婦人以其夫之。久從征役而不歸。

辨義。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今按此悼亡之詩。而書刺獻公者。續序所云好攻戰是也。凡好戰之君。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弗顧。陳此于其前。有不怍怍心惻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其謂是歟。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蔭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子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誰與獨處。猶言何人伴孤寂。誰與獨旦。猶言誰適爲容。皆引起歸于其室之意也。枕粲衾爛。蓋新昏未久者。其居其室。卽野域也。○婦人悼其夫死於攻戰。不得族葬。故哭於其墓。而作此以自矢。言葛生蒙楚。而蘇亦蔓于野矣。子美亡葬于此。其誰與獨處乎。葛生蒙棘。而蘇亦蔓于域矣。子美亡此。其誰與獨息乎。痛思角枕粲兮。子美所並也。錦衾爛兮。子美所同也。子美亡此。子亦誰與獨旦乎。惟是夏之日。冬之夜。耿耿此心。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以待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而已。

葛生五章。○從一之義。殉死者烈也。而未免情之過。待死者節也。而全乎德之貞。且遙遙百歲之身。而固志不易。節者之情。不猶深於烈哉。此死義撫孤。所以有難易之辨也。

采芩

古序。刺晉獻公也。

續序。獻公好聽讒焉。

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獻公好聽讒。而詩人刺之。言苓生下隰。而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有無信實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無遽以爲然。則人之爲言。胡得售其欺焉。苦生田澤。而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與受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葑生園圃。而曰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有無所從來似此者矣。君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

唐十二篇。○唐叔受封。嗣以子燮而國號遂改。則王命廢而亂兆伏矣。傳及僖公。荒于好樂。蟋蟀刺之。殆當周道之傷乎。至於昭公。分國專封。孤立不振。而山樞作刺。其時揚水之賊臣。謀逆於內。椒聊之強族。逼處于外。則身弑而國亂矣。自是綢繆之新昏。離別堪憂。杕杜之孤子。寰踣可閔。民力浚于羔裘。農時奪于鴟羽。蓋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則無衣作而國易其主矣。夫武公以盜竊得國。而刺以有杕之杜。是不能與賢也。獻公繼之。葛生以刺好戰。采苓以刺好讒。而晉風于是終焉。是故晉之爲國。其

言
主弱則內有篡弑之禍。其主強則外肆兼并之威。迹其所以然者。始而改封。繼而專封。終而賂封。晉固無王。而王綱之漸極于傾頽。有由然也。錄其國風。正其國號。所以謹封建之變者。意深哉。

詩深卷之十一

秦

鄭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

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集傳。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卽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邑諸秦。則附庸之君也。宣王中興。命秦仲爲大夫。往誅西戎。王朝之大夫。受地視伯。則其爵亦埒于伯也。秦仲死于西戎。仲子莊公。奉命伐戎。破之。王子以大駱犬邱之地。爲西垂大夫。是其加地襲爵。皆命自天子也。及平王東遷。襄公送之。王詔以犬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逐。卽有其地。是其後廣有岐豐之地。由時王所命。較晉武之賂王竊國。晉獻之剪滅同姓。以益其封者。不同也。故孔子作春秋。書秦伯。以其次國之君。爵不比於吳楚也。今讀其詩。家無人倫之禍。國無刑政之苛。而禮樂教化。及尊賢禮士之意。浸微焉。然則聖人所以序詩之大旨。存乎此矣。若夫循其封國之次。列于魏唐之後。固明其爲有周一代之侯封。

詩
易嘗以戎狄屏之哉。

車鄰

古序。美秦仲也。

續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集傳。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辨義。秦當孝王元年封附庸。小國之君也。厲王三十四年。秦仲嗣立。宣王元年。命爲大夫。六年。死于西戎。其先在位十有九年。小國之君。豈無禮樂車馬侍御。續序但見有車有馬。及寺人簧瑟之文。遂以爲始有。蓋附合能夏則大之說。而以首兩篇當之。

曷思鹿鳴燕飲。其樂通用于鄉國。何獨遺于附庸之君。况並坐

鼓簧瑟。非國人所能與。柰何以爲創見誇美之乎。下篇同此。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寺人之令。使內小臣戒與者也。並坐。皆升就席也。鼓瑟。歌鹿鳴之三也。鼓簧。笙入三成也。○秦仲燕羣臣。而其臣美之。言羣臣來燕之早。遠而聞聲。有車鄰鄰矣。近而辨色。有馬白顛矣。于時未見君子。有寺人之令。以戒與燕者矣。凡此與燕者。如阪有漆。隰有栗。皆君所培植。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正上下志交之日。

詩深
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耄乎。又如阪有桑。隰有楊。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尤和樂且湛之際。使今者不樂。逝者不其亡乎。蓋因燕而勉以撫時及事。美不忘規也。

車鄰三章

駟驥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集傳。此亦前篇之意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田而秦人美之。言其往田也。駟驥孔阜。六轡在手。于時公之媚子。皆從公于狩焉。及其田也。虞人奉是辰牡。辰牡孔碩。於時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可謂驅禽以制。而舍矢如破矣。既田之後。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爰命輶車鸞鑣。載獫歇驕以休其力焉。駟驥三章。○往狩而媚子從之。既田而遊于北園。長揚羽獵之風。濫觴于此矣。寺人之令。卽此亦可參觀。

小戎

古序。美襄公也。

續序。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

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小戎。伐收。五檠。梁輈。游環。脅驅。陰鞞。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鱗輈。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伐駟孔羣。公矛鋈錙。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小車有三。故兵車稱小戎。以別于田車乘車。且明其非元戎也。如玉。戎容玉色也。德音。猶言好音也。○襄公以義伐西戎。從軍者之室家。思而不怨。故詩人敘其事。以美之。言小戎伐收。五檠梁輈。造車之制善矣。游環脅驅。陰鞞鋈續。馭馬之法精矣。于是設文茵。貫暢轂。駕我騏驎。而將行。人情值此。將有離別可憐之色。言念君子。獨溫其如玉。今則在其板屋。是以思之。而亂我心曲也。方其始而送之。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僕執御矣。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馬就道矣。望其軍容。則見龍盾之合。觀其憑軾。又見鋈以鱗輈。言念君子。自是而溫溫者。其在西鄙之邑矣。方以何

日爲凱旋之期。胡然使我念之不置也。念之則曰。倭駟孔羣。馬安其介矣。公矛盜鎛。兵利其刃矣。蒙伐有苑。虎韞鏤膺。器飾精矣。交韞二弓。竹閉緹滕。弧矢備矣。言念君子。枕戈待旦之心。載寢而載興。則厭厭良人。必有秩秩之德音。以報捷于旦暮矣。
小戎三章

蒹葭

古序。刺襄公也。

續序。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集傳。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此詩之刺意如之。其詞旨

坦易。非如續序之鑿。所謂伊人。與白駒之詞一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每章前四語之旨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人以衰周多遺賢。而刺襄公求之不以道也。言時衰則亂生。如蒹葭蒼蒼而秋已暮。則白露爲霜而陰漸凝。故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以潔其身也。于此而求之不以道。譬若遡洄從之。道阻且長矣。如其道。則是遡游從之。固宛在水中央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見幾早矣。于此而遡洄從之。道阻且躋矣。若遡游從之。斯宛在水中坻。而豈遠哉。餘倣此。蒹葭三章。○陰始疑曰履霜。四陽在上曰遯。當卽此詩細參之。

終南

古序。戒襄公也。

續序。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集傳。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馘之意也。

辨義。續序逐句求解。但見其美。而又不合于古序。故其說之迂曲如此。卽此可見詩序之傳。出于聖門。續之者雖百求不得其旨。而必遵守之。其可廢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壽考。老人也。○襄公伐戎。至于宗周。其臣戒公慰民心以撫周地也。言登彼終南以望。尚何有哉。有條耳。有梅耳。今君子至止。周人見錦衣狐裘之服。瞻顏如渥丹之容。喜相告曰。其吾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耳。故君子至止。周人見黻衣繡裳之服。聞佩玉將將之聲。以爲吾壽考之人。每念此不忘也。豈可不蚤

詩
慰其望歎。

終南二章○平王東遷。以豐岐委之秦人。而宗周遂淪陷于犬戎。讀黍離所咏。故宮茂草。廟社邱墟。則其他衣冠文物。掃地以盡。可想見矣。昔唐人亂後。早朝詩曰。唯有終南山色在。清明依舊滿長安。漢三輔吏士。東迎更始。光武時爲司隸。老吏見其僚屬。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三復此詩。千古遭亂之情。宛然如見也。

黃鳥

古序。哀三良也。

續序。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遺命以三良從殉。而秦人哀之。言交交黃鳥。猶止于棘。以樂其生矣。今誰從穆公。乃子車奄息也。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竟

言淡
驅之臨其穴。惴惴其慄。情狀尙忍見乎。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回遺命以贖之兮。雖人百其身而不惜也。餘倣此。
黃鳥三章。○破胎毀卵。則麟鳳不遊其國。是故鳥猶自樂其生。而人可知矣。夫營石槨以待死。則孔子歎之。以爲不如速朽。况驅無辜之善人以殉之乎。在穆公誠爲亂命。而阿意以從者。獨何哉。蓋易簀所以正終。故曾元之愛親。不若童子也。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言附棺附身。一或弗慎。雖悔何追。而陷親于必不可補救之惡者。其罪尚可追歟。詩曰。誰從。所以咎穆公遺命之非。曰如可贖。所以著康公曲從之罪也。

晨風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集傳。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此。與屨屨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辨義。續序固不得詩意。但集傳因未見君子一語。斷爲婦人之作。因忘我二字。比諸屨屨之歌。豈其然乎。今附錄其歌。讀者審之。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扚屨。今富貴。忘我爲。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憂心欽欽。言其情切瞻仰。時深祇惕也。○游士求用于康公。久

詩深

卷之十一

九

而不得見。故作此以刺之。言其矢志向秦。如歛彼晨風。投于鬱
彼北林。有所擇而栖也。是以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今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乎。蓋士各有材。如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惟君擇而用
之。是以未見君子。憂心靡樂。今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乎。餘倣此。
晨風三章

無衣

古序。刺用兵也。

續序。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集傳。秦俗强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

辨義。秦民之勇公戰。怯私鬪。由其後商鞅以峻法驅之使然耳。

若春秋之中世。王澤雖微。而豐鎬之遺民。俗尚豈同于戰國。未
可據後事以論斷此詩。興師稱王。說見伯兮。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秦人亟用兵。而其民刺之。言豈日子之無衣。與子同袍。現今王
于興師。又將脩我戈矛。庶幾鋒鏑之下。與子同仇。而相為死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現今王于興師。又將脩我矛戟。庶幾鼓進
之際。與子偕作。而不相離耳。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現今王于興
師。又將脩我甲兵。庶幾遠征之役。與子偕行。而不相棄耳。

詩
無衣三章

渭陽

古序。康公念母也。

續序。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集傳。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辨義。秦穆公納重耳于晉。康公時爲太子。奉父命送之。贈以路車乘黃。非康公念母而爲是也。及渭陽贈別之際。念母之不見。益覺見舅如見母。復解已佩以贈。并贈此詩。蓋天性之感。此際爲最真。贈送之情。亦此時爲最摯。使無此情。則此詩不作。故序以念母書之。朱子辨續序我見舅氏以下。無所繫屬。不成文理。又一手所爲。是截念母之不見一句。屬之上文而止也。竊謂念母三句。連讀之。其文理乃相貫。若與下文不屬。則上文先不成文理矣。續序見此篇次于穆公已卒。康公卽位之後。故指爲追思前情。不知古序于一人之事。其先後序次多類此。讀鄘風衛文公。小雅周宣王。其意可得而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詩深

卷之十一

十一

襄公送舅而念母。故賦此以贈別。言我送舅氏。日至渭陽。則將別矣。于時何以贈之。既有路車乘黃矣。我送舅氏。當此贈別之際。悠悠乎我思之長。而不忍別也。又何以贈之。聊解瓊瑰玉佩。以抒情。而情益難已矣。

渭陽二章

權輿

古序。刺康公也。

續序。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小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辨義。醴酒不設。小失禮耳。而穆生以爲忘道。確然謝病以去。庶幾介于石。不終日者矣。何至每食無餘。且漸不飽。尚繫遯而不能舍哉。細玩此詩。有類彈鋏之歌。蓋游士所作也。每誦秦風。如蒹葭之伊人。無道則隱。天下之士也。三良。百夫之特。一鄉之善士也。而秦人不能用。且不能容。至于晨風權輿。大抵習霸強之

術欲依世主以立功名者耳。觀士氣之卑。而知王澤之寢熄矣。聖人錄之。謹世變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游士以康公養士之不終而刺之。

權輿二章

秦十篇。秦仲嗣其先業。而詩有車鄰。可見君臣之間。能勵勤圖治矣。襄公當東遷之後。時田講武。則駟鐵作歌。奉義伐仇。則小戎不怨。其美亦有足錄。惜乎承王命以有岐豐。竟不能禮兼葭之伊人。慰終南之民望。故文武之遺澤。由是熄焉。穆公雖霸西戎。而卒於黃鳥。是縱無法以棄善人也。康公繼之。晨風之游士不收。無衣之用兵有刺。當是時。秦晉交兵。訖無寧歲。良由渭陽天性之思。不勝其功利人欲之惑耳。終以權輿。士賤君驕。則仁義禮樂之說。無由得聞。安能不馳騫于詐力也哉。

詩深卷之十二

陳

鄭譜。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
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
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
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
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
風作矣。

集傳。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言涉
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
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
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
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
之陳州。卽其地也。

辨義。周武王以元女太姬妻虞闕父之子滿。而封諸陳。與祝蘄
並稱三恪。皆小國也。周衰風變。陳有宛邱。當厲王之世。先於諸
國。迹熄詩亡。陳有株林澤陂。當定王之世。後于諸國。陳其變風
之終始乎。迄今誦之。詩僅十篇。而荒淫冒色。哀樂失節者居其
六。且風莫淫於鄭。猶皆民俗之汚。而陳則始之終之。君臣之間。
恒舞宣淫。然則次陳於變風之將終。豈非傷夫二南之化益遠。
斯正始之道日衰。故其流極至于此歟。漢人嘗稱太姬無子。好
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今考其詩。君臣失德
于上。其民相與刺之疾之。則是後世子孫。不能法胡公之不淫
以至此。其咎不在太姬一婦人。而斯民之所以哀思怨怒者。尚
可想其不忘先王之澤。漢人之說。無所取焉。况鄭子產謂陳。我
周之自出。安得云太姬之無子與。

宛邱

古序。刺幽公也。

續序。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寺采

卷之十二

二

集傳。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邱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辨義。商書風愆之戒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又制臣下不匡之刑。誠懼有國有家之人。養尊處優。恃以肆其心志。今此詩之鼓缶植鷺。不但于宮于室。而于宛邱。不但恒舞恒遊。而且無冬無夏。此豈委巷之人哉。昔成王遊于卷阿。進戒者曰。令聞令望。蓋恐人主輕出嬉遊。萬民瞻之則損望。四國傳之則損聞。詩云無望。正謂此也。然則序書刺幽公。本無可疑。辨說奈何臆其以諛惡得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湯。放蕩也。幽公恒于遊舞。而陳人刺之。言子之蕩兮。宛邱之上兮。以之快志。洵有情兮。而萬民瞻之。則無望兮。况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且無冬無夏。植其鷺翮。其蕩不已甚乎。

宛邱三章

東門之枌

古序。疾亂也。

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言
集傳。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辨義。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萋楚疾恣。讀之淒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誦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續序固未得其本旨。而如集傳所註。竟雷同于芣苢。不幾于勸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鬻邁。視爾如莪。貽我握椒。

枌。栩。置社所樹之木。因以名其社。如漢人枌榆社之類。其地高平。可以歌舞。若後世之集于寺廟也。子仲。命氏也。左傳。胙之士而命之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也。子仲之子。猶曰臧氏之子。非女子也。婆娑。子仲之家樂舞于其下。非自舞也。穀旦。猶言勝日。若不風不雨。溫和清麗之辰。皆是。高平日原。南方之原。卽宛邱。其地在陳城南三里。市。猶言集場。擇日集衆以觀舞。因之成市也。爾我。衆辭。若稱衝衢者。曰爾來我往也。○子仲氏。亟歌舞以惑衆。而陳人疾之。言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旣婆娑其下矣。今當此穀旦于焉差之。以集南方之原。廢時甚矣。人皆不績其麻。以觀市也。婆娑。棄業又甚矣。其穀旦于逝也。越以衆邁。男女聚觀之際。我視爾如莪。以相窺。爾貽我握椒。

以相戲。其瀆亂更何如哉。

東門之枌三章

衡門

古序。誘僖公也。

續序。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

辨義。愿而無立志。言其生質如是。非過惡也。極得書誘之旨。此詩于六義爲比。說見甫田。語云。留得青山在。不愁無爨火。卽泌水樂飢之旨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僖公之臣。誘之自立而作此。言居國不嫌褊小。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果能自強以慰民望。則如泌之洋洋。資其灌溉。可以樂阻飢之衆矣。設舍已而外求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乎。

衡門三章

東門之池

古序。刺時也。

續序。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詩采

卷之十二

五

集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辭。

辨義。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蓋當時之謠諺。此詩正借其意而翻用之也。刺時之義如靜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時人思得嘉耦而作此。言東門之池。其水清瀏。則可以漚麻矣。人之娶婦。若彼美淑之姬。則可與晤歌矣。餘倣此。

東門之池三章。娶妻必淑女。此本心之明也。純而不雜。且不已焉。雖關雎何以加此。而又必先有其美。旣美且淑。祇以快意于晤歌語言。則是理欲交戰。好德之心。不勝其好色。其所謂淑者。亦若葉公之好龍而已。是故誦其言。可以知其志者。莫如詩。推而廣之。聖狂王霸之幾。于是焉分。孟子所謂利與善之間也。

東門之楊

古序。刺時也。

續序。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辨義。詩意分明。序稱變風。達于事變。懷其舊俗。于此尤顯然見之。書曰。刺時。可想變禮之俗。在在皆然。小序甚俚。集傳亦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牂牂。蒼密之貌。肺肺。深老之色。昏以為期。親迎以昏也。○此刺昏姻之不以時也。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既非仲春之時矣。且親迎皆昏以為期。而今竟明星煌煌以迎也。餘倣此。

東門之楊二章

墓門

古序。刺陳佗也。

續序。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惡加于萬民焉。集傳。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辨義。續序因夫有傳相扶進之義。遂以無良師傅。為夫也不良之解。訓詁之學。其固陋每如此。不知稱佗曰夫。猶周郊婦人。尤尹固曰是夫也云爾。蓋詩人之辭意。坦易平正。本不難見。不得其意。而逐字尋解。則失之遠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子。棘梅。墓之害也。巳。罷斥也。歌以訊之。即歌此詩。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之例。○陳人知佗之將危宗社。而作此以刺之。言除賊宜早斷。如墓門有棘。必斧以斯之。乃夫也不良。國人久已知之。知而不罷。則疇昔之濡忍然矣。今其樹惡聚姦。如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而惡聲必張矣。故夫也不良。作此歌以訊之。使訊以子

言而不顧。及顛倒思予。不已晚乎。

墓門二章

防有鵲巢

古序。憂讒賊也。

續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思焉。

集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辭。

辨義。男女卽物起興。不過取諸耳目之近。若中唐有臂。非其見聞所素經。何忽馳思及此。況在心爲志。感物而動。卽借以發其志之所之也。今防巢。邛苕。唐臂。邛鷓。地殊物異。絕不相蒙。乃牽合以爲興。而又毫無所取義焉。蚓竅蠅聲。其音響亦必自有條貫。而人之爲詩。顧蕪穢雜蹟如是。尚何足以稱六義之教哉。夫忽鶴。忽魚。忽園檀。忽山石。誦之者無不知其爲比也。此詩亦若是而已矣。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臂。邛有旨鷓。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防以捍水。其勢高。鵲必巢於高樹。防上有樹而鵲巢之。極言其高也。子美喻其君也。陳之大臣。憂讒賊之禍而作此。言其親貴。如防有鵲巢。彈射不易及也。若邛有旨苕。則人皆得而采食之。今誰俯予美。以至此乎。使我心焉忉忉矣。又如中唐有臂。汚踐不宜加也。若邛有旨鷓。則人皆得而采玩之。今誰俯予美以

至此乎。使我心焉惕惕矣。

防有鵲巢二章。昔孟子謂故國必有世臣。而歎齊宣之無親臣。以其昔者進。今日亡而不知也。夫左右諸大夫之所可而可之。其所否而否之。甚至言可殺而殺之。則讒人得以俯張于其間。且置夕更。而尊卑疎戚之相踰。易如掌之翻覆。此豈朝廷之福哉。讀此詩。而知孟子之言蓋有本也。

月出

古序。刺好色也。

續序。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

辨義。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從欲則心勞。况罔念作狂。莫甚于好色乎。此詩所以刺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憇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窈糾。幽深纏結之意。憂受。紛擾外至而心受之之意。天紹。促迫緊趁之意。皆言俗慮之多也。○好色者自託于舒懷。而詩人刺之。言當月出之皎兮。對佼人之僚兮。謂舒窈糾以自暢兮。適以勞此心之悄悄兮。當月出之皓兮。對佼人之憇兮。謂舒憂受以自遣兮。適以勞此心之慄動兮。當月出之照兮。對佼人之燎兮。

謂舒天紹以自寬兮。適以勞此心之慘切兮。

月出三章。○聖賢之所謂樂者樂其性。庸衆之所謂樂者樂其欲。每見後世士大夫。託于玩物以消遣世慮。自命曠達。卽如寇萊公。悟將相功名之非己有。而反役其心志。傾聽于樽前之豔歌。斯之謂以物喜耳。夫人心無真得。則其百憂感心者。爲窈糾。爲憂受。爲天紹。固不出于庸俗之牢欄。而其所藉以舒之者。樽前月下。非酒卽色。益以入于人欲之坎窞。譬如乞秦和以解晉圍。晉師方出境。秦戍將乘便而襲其國。然則均此心也。將以舒之。適以勞之。暢志之時。卽枯心之候。是不亦可以已乎。聖人窮其病本。謂之好色。蓋曰樂而淫。是淫也。非樂也。未有淫而不喪其心者也。學者其可不惕然內省歟。

株林

古序。刺靈公也。

續序。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集傳。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蓋從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淫于夏姬。而陳人刺之。言胡爲乎株林。爲從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特從夏南耳。於是乘我乘馬。旣常稅于株野矣。又乘

言法
我乘駒。朝食于株焉。

株林二章。靈公淫人之母以病其子。徵舒裕母之蠱以蠱其君。詩以從夏南言之。而君臣之罪皆著矣。是故詩所以爲溫柔敦厚者。美其善而不溢。則無譽。刺其惡而不浮。則無毀。孔子所謂直道而行。非喜怒之私也。豈徒欲刺難言。姑隱躍于吞吐之間。以爲忠厚歟。

澤陂

古序。刺時也。

續序。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

辨義。詩之辭意。極爲分明。合東門之池。參觀之。則刺時之義。瞭然矣。續序陋甚。集傳亦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有美一人。解見蔓草。碩大如碩人。碩女之稱。以族類兼德性言之。卷。生質之美也。儼。容儀之莊也。此悼亡之詩。言彼澤之陂。有蒲與荷之並榮矣。今有美一人。而相與不終。傷心其如之何哉。惟寤寐無爲。涕泗如滂沱。而不自禁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蘭矣。有美一人。其毓秀碩大且卷。乃不得比于蒲蘭。是以寤寐無

爲中心悁悁而難割也。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矣。有美一人。其淑質碩大且儼。乃不得比于蒲菡。是以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而已也。

彼澤三章。禮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循是推之。喜怒哀樂之發。莫不有天理之節文。先王制禮。所以節民性也。是故寡婦不夜哭。教之別嫌明微。謹于理欲之幾。以坊乎性情之蕩佚而已。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之。罪其溺私愛而不能以禮自割也。自晉人滅理以徇情。或居親喪而飲酒博奕。或懷抱中物而悲不自勝。且自謂情之所鍾。甚或鄰女不相

識而往哭之。則性情顛倒。其爲倫常之賊者。將無所不至。又何惑于荀瓌之傷神。孫楚之情文。沈溺若彼乎。此詩卽荀孫之類。聖人錄之而書曰。刺時。豈非欲人反求諸禮。而得其性情之正歟。

陳十篇。周道之傷。始于厲王。而陳之變風作焉。宛邱之刺幽公。粉糊之疾子仲。君臣荒亂。民無則矣。繼以僖公。衡門誘之。母亦終于柔靡不振乎。于是池麻之彼美。匪誠于悅德。楊葉之昏期。漸廢乎嘉禮。則其道乖于正。始可見矣。陳佗之殺。免代立。當桓王之世。觀于墓門所刺。可知篡竊公行。而王不討也。觀于防巢所憂。可知讒賊肆志。而君不悟也。由是好色若月出。而株林

言
且有作焉。則其君臣之宣淫無度。爲已極矣。終于澤陂。發乎情。不止乎禮。豈惟二南之化。不可以興。抑亦先王之澤。將至於熄。詩惡得而不亡歟。

詩深卷之十三

檜

鄭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集傳。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卽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辨義。周初分封。檜曹皆小國。故又次於陳。東遷之初。鄭滅檜。春秋之卒。宋滅曹。先檜後曹。此亦其次第也。然變風終於檜曹。序之取義。尤有大乎此者。周有天下。宅鎬京。以臨四方。營洛邑。以朝諸侯。謂之兩都。其大勢也。及王德寢衰。西都覆於幽。而文武之道既傷。東遷始於平。而王者之迹漸熄。又其大勢也。今檜詩終於匪風。其辭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傷西周之大壞。故題其篇曰思周道。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也。曹終於下泉。其辭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由東遷以後。王綱日頽。而强大肆其剪滅。故題其篇曰思治。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也。合觀二國之風。則詩教之由正而變。由變而亡者可見。卽王迹之由盛而衰。由衰而熄者可見也。豈非變風較國史爲尤重。而聖人序詩之志。實與春秋相表裏歟。

羔裘

古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續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集傳。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辨義。考諸侯之裘制。緇衣羔裘以視朝。黃衣狐裘以息民。錦衣狐裘以朝天子。皆禮所宜服。卽羔裘不宜以燕。狐裘不宜以視

朝。但當刺其違禮。不得謂之好潔。况禮稱燕。朝服于寢。則燕服羔裘。禮也。今詩文並無燕飲之意。如以逍遙翱翔爲游燕。則有荒湛之愆。豈但衣服之潔。續序但見如膏有曜。指爲好潔。陋甚矣。按史記。周至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又厲王初立。諸侯不朝。是夷厲時。朝覲之禮漸廢矣。檜亡於東遷之初。故鄭譜謂其詩作于夷厲之世。卽不盡然。要亦西周時所作也。小雅有菀柳。亦諸侯不朝之詩。而此詩辭意。尤爲明確。夫達道莫大于君臣。諸侯不朝。大夫去之。傷人倫之廢。于斯爲大矣。昔王莽殺其子。逢萌曰。三綱絕矣。掛冠去之。其去與詩意頗相似。然詩人所仕非篡逆。所見尤遠大。得不可則止之道。而無悻悻之意。可以想見西周時之人物焉。古序於變風。以德書者。唯衛武公。以道書者。唯檜大夫。以仁書者。唯莊姜。以孝書者。唯凱風。陟岵之子。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噫。嚴矣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大夫之公服。逍遙翱翔。卽左右率從。優游是戾之意。○檜君不朝。而大夫陳此以去之。言臣嘗羔裘逍遙以從君。君嘗狐裘以朝王。今豈不爾思乎。盛事不再。勞心徒忉忉矣。臣嘗羔裘翱翔以在左右。君嘗狐裘在天子之堂。今豈不爾思乎。大禮不

行我心實憂傷矣。且羔裘之色。則如膏矣。日出映之。尤有曜矣。君恩高厚。豈不爾思乎。大義難留。中心益是悼矣。

羔裘三章

素冠

古序。刺不能三年也。

集傳。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辨義。素冠素衣素鞵。人所同也。庶見此子之樂樂博博而已。感子以思我。聊與同歸。聊與如一。可見我與子而外。人鮮能之。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爲此詩者。可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集傳以同歸如一。爲愛慕之詞。使詩人父母尚存。必不忍出此言也。如其永感之下。何以發此虛慕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氏曰。素冠。練冠也。蓋小祥之服。自鄭氏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遂解此爲大祥之冠。大祥有素裳。無素衣。因謂詩之素衣卽素裳。欲特創素字之解。不惜易衣爲裳以就之。不思白者稱素。何分絹布。繪事後素。豈皆指絹而言。鄭氏之好爲異說。此其最矣。且練冠乃有練衣。所謂黃裏縗緣是也。樂樂博博。練而慨然也。今仍從毛氏。○詩人見練服者。慨慕之容。因感懷而作此。言庶見此素冠之子兮。觀其毀瘠。棘人樂樂兮。由其哀慕。勞心博博兮。庶見此素衣之狀兮。我心觸之而傷悲兮。回念我之當此。聊與子同歸兮。庶見此素鞞之容兮。

我心感之而蘊結兮。回念我之處此。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先王制禮。不但備其器物。習其儀文。又必有其禮容。容者。心之符。德之發也。以喪事言之。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斯之謂喪容。故孔子觀送葬者于衛而善之。曰其往如慕。其反如疑。此皆根心以發。容服相副。不能矯飾。禮之所以善。而善觀禮者。必于此乎觀之也。檜詩作于西周之末。在尼山纂脩以前。幾三百載。竊恐其時尚無短喪之俗。詩刺不能三年。謂文存質喪。有名無實耳。蓋人惟仁愛其親。雖鑽燧改火。而博博于中。樂樂于外。於是素其衣冠。所以飾哀也。若哀心已盡。不過一

期再期。以至二十七月。斬之衰之。備衣冠而素之。實則容盛體充。泰然無所變於常度。其誰弗能此。能此而卽爲三年。三年云乎哉。夫不肖之民。仁愛不足。僅勉循夫中制。而子夏獨能引而致之于禮。賢者過于仁。每輕視三年者。惡足罄吾無窮之慕。而閔子獨能自割以禮。所以皆謂之君子。大抵周末文勝。喪葬之禮。易而不戚。詩人處西周之末。目擊其事。不勝憂歎。先王之澤。于斯可想。蓋世風之初變也。變之旣久。賢智之過者。但見人皆勉強而不能自致。轉歸咎于先王禮制之迂。以爲吾思吾親。哀至則泣耳。苴竹何爲。吾慕吾親。沒世不忘耳。三年何爲。此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或因毀滅性。以傷親之枝。或歌哭無恒。以蕩名教之檢。于是而短喪者。亦往往有之。故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世風之又一變也。且至性之人不多得。則中材爲多。人人束于禮制。不惟賢者不敢過。而中材皆得引之以自致。卽甚不肖者。猶知所顧畏而能勉。一旦迂而廢之。彼且得明便其私。如桺兕之縱于原。又何惑夫相率裂冠毀冕。以爲快。故延及晉人。而衣冠禮樂之中原。遂至陸沉。此則世風之極變也。如謂西周之季。時人思見一素冠者。渺不可得。而憂歎之。正恐論世之未詳。又何以得詩人之本旨歟。

隰有萋楚

古序。疾恣也。

言
續序。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辨義。續序因詩言無室無家。而訓爲疾淫恣。思無情欲。諺且誕矣。昔師曠對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肆于民上。所謂恣也。政煩賦重。恣肆之大者也。使人不堪其苦。而歎其不如草木。疾痛之深也。集傳卽古序之確疏。柰何因續序之陋。而并棄古序乎。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民憔悴于貪恣之政。而作此以疾之。言隰有萋楚。旣猗儺其枝矣。且天之沃沃焉。樂哉子之無知。故柔順光澤若是也。餘倣此。隰有萋楚三章。

匪風

古序。思周道也。

續序。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辨義。檜近東都。而其詩之作。周末東遷。故思西歸。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詩人所以思也。當合羔裘參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懷之。懷諸侯也。好音。渙汗其大號也。○詩人傷周道之壞而思之。言時事擾攘。匪風而發揚兮。匪車而偈疾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怛兮。紀綱覆亂。匪風而飄旋兮。匪車而嘌搖兮。顧瞻周道之若此。使我中心弔兮。然則誰能烹魚。必先漑之釜鬻。釜鬻滌而魚乃可烹矣。誰將西歸。所望懷之好音。好音懷而西歸者自衆矣。

匪風三章

檜四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綱之克正也。文武之道。備見于雅頌。其綱正之極乎。是故其變而無道也。必先不舉其綱。檜為周之小國。西周亡而檜亦滅。今讀其詩。羔裘作而臣不朝其君。素冠作而子不仁其親。萋楚作而上不惜其民。大綱倒矣。豈非周道之傷哉。於是匪風以思之。思雅頌之盛也。雅頌不可復。而黍離諸篇作矣。

詩深卷之十四

曹

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卽其地也。

蜉蝣

古序。刺奢也。

續序。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集傳。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辨義。此詩所刺者。服美于人。故以奢書之。未有窮奢而能久者。故以蜉蝣比之。于我歸處。卽吾不知所稅駕之意。所憂甚大。非爲一已。續序以爲昭公。固無可考。然亦必刺其君而作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出地鮮閱也。○詩人刺其君之好奢必亡而作此。言蜉蝣之羽。儼然衣裳楚楚而難久也。是以心之憂矣。未知於我歸處之何所耳。餘倣此。

蜉蝣三章

候人

古序。刺近小人也。

續序。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集傳。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

詩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辨義集傳引晉文入曹之事。是仍以爲共公也。但此詩之指事。惟三百赤芾一語。其餘辭意。俱歸含蓄。故古序特書刺近小人以著之。凡閹豎廝養之屬。不過以供役使。而共公寵之。使頑童弄臣。赤芾乘軒。則其恃寵驕恣。可以想見。論語所謂小人難養。近之則不孫。是也。史伯譏幽王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正與此同意。解者誤指爲僉壬布列職位。曷思諸侯之制。大夫五人。况曹之小。安得三百人哉。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朝隤。凡草木叢雜之處。每于旦朝有霧氣蒸起也。○共公近小人。而曹人刺之。言彼候人之職兮。則荷戈與祓矣。彼其之子。柰何非其職。而三百人皆赤芾哉。維鷓不在水而在梁。不能濡潤其翼也。彼其之子。品賤而衣尊。亦不稱其服矣。維鷓在梁。不能濡潤其味也。彼其之子。行污而濫寵。尤不遂其媾矣。所以然者。閹蔽則諧媚趨之。如薈兮蔚兮之雜卉。而霧氣蒸起焉。南山所以朝隤也。悅邪則方正遠之。如婉兮變兮之待字。而幣聘不及焉。季女所以斯飢也。

候人四章

鳴鳩

古序。刺不壹也。

續序。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集傳。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辨義。毛氏因序書刺不一。遂主飼子均平為解。但鳴鳩生穴中。不巢生。在桑非其飼子之所。按鳴鳩名戴鵲。又名桑鳩。謂之織。絰之鳥。以其每當三春。趨時應節。來降于桑。不降他木。月令所謂戴勝降於桑也。詩人借此以比民化于上。如子從其母。故母在則子在。其下各章異木。如鵠羽集樹。桑扈啄粟之類。設言物之反其本性以為比。所以刺不一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此刺道民之不一其德也。言上帥則民從。如鳴鳩降而在桑。其子有七而咸在兮。是以淑人君子之道民。其儀一兮。無不正之已也。其儀一兮。又本心之如結兮。無不誠之意也。今上帥而民不從。如鳴鳩降而在桑。其子別而在梅。豈非反其所好哉。是以淑人君子。正其衣冠。則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不敢

言涉
不一也。道之不一。則如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是以淑人君子。其儀必不差忒也。果能其儀不忒。且正是四國。况邇焉者。何憂其離德乎。且不一。則如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是以淑人君子。必一儀以正是國人也。果能正是國人。則胡不萬年。况暫焉者。何憂于離心乎。

鳴鳩四章

下泉

古序。思治也。

續序。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集傳。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

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辨義。念彼周京。四國有王。所謂思治也。續序甚陋。集傳因浸彼念彼之相呼。旣以爲比。又以爲興。恐六義之教。未必然耳。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苳。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念彼周京。傷東遷以後之無王。而念宗周之盛王也。○世衰民困。故思前王之盛治。而作此。言其生不逢時。而憔悴于虐政。如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是以愾我寤嘆。念彼周京也。又如冽彼下

言涉
泉。浸彼苞蕭。是以愴我寤歎。念彼京周也。又如列彼下泉。浸彼苞著。是以愴我寤歎。念彼京師也。念彼維何。芄芄黍苗。旣逢長養之時。而又陰雨膏之。其暢茂可知矣。四國有王。旣當有道之世。而又郇伯勞之。其樂利可想矣。

下泉四章。○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寒暑之循環弗已。則亦氣化之盛衰爲之耳。而古今之談治亂者。必主乎人事之得失言之。何歟。均是人也。黍則比于黍苗。否則擬于苞稂。豈無謂乎。草莫美於黍苗。人莫美於良善。時當春夏。所力勤而蒔植者。唯此黍苗。其課晴占雨。亦惟冀黍苗是膏。而稂蕭遂莫不資其餘潤以敷榮。至于下泉凜冽之候。黍苗已空。不過摧殘之稂蕭。

不榮不實。而天地閉矣。是故聖王有作。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淑。必亟亟于安善良。顯英雋。美教化。移風俗。而一時頑鈍朴鄙之衆。咸相與耳濡目染。循分寡過。以樂其生。於斯時也。泰然自忘其爲苞稂。疇復念及于下泉之列。及其衰也。必先舉善良而剝喪之。英雋而黜辱之。仁義而消亡之。風俗而污染之。於是衣冠毀裂。禮樂崩頽。求所謂彼都人士。彼君子女。渺然烟滅。卽有殊尤。亦且廢爲蕭艾。同此頑鈍朴鄙之氓。喘息于墊隘酷烈之餘。求生弗遂。免死未能。而愴然哀號。此詩之所以作也。豈非人事之失使然哉。

曹四篇。○孔子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

言深
故天子之身。庶人之所則倣。周南所以爲王者之風也。則倣遍于四國。故召南爲諸侯之風。皆先王之所以教也。曹非周之侯氏乎。先王齊明盛服。而蜉蝣以刺奢。則服之不衷也。先王取人以身。而小人昵近。候人刺之。則道之不立也。先王正身以正臣民。而鳩鳩刺其不一。則自瞻視衣冠。以及父子兄弟。無一可則而象者。凡此皆不能修身之故也。侯度若是。王德可知。曹風若是。四國可知。豈非亂極當治之時哉。於是下泉以思之。思王者之澤也。王澤不下究。則迹熄而詩亦亡矣。

詩深卷之十五

幽

鄭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

言
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

集傳。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

京兆府武功縣。

辨義。幽。以地言。周之先公。立國於幽谷。因以爲國號也。以詩言之。有風。有雅。有頌。雅頌之說。詳見甫田及豐年。風則七月之篇是也。以詩之入樂言之。風以逆暑迎寒。雅以祈年於田祖。頌以息老物。用之各有其所。而幽乃樂部之總名也。夫子孫作樂。而以先公之國名其部。何哉。周以稽事開國。后稷之業。公劉復能脩之。後嗣既有天下。追述先世之功德。與一代之禮樂。其爲民事而作者。以幽名部。志王業之所由開。以毋忘稼穡之艱難。亦若王者之風。命曰周南。諸侯之風。統稱召南。皆所以著明先王先公之德教。爲成王之基本也。及孔子序詩。頌繫諸頌。雅繫諸

詩經
雅風繫諸風。譬若今人選詩。古風近體。各從其類。但風之所述者。先公之民俗。不可入于二南。故仍周禮。幽詩之本名。而附以周公之詩。蓋義主乎序詩。則七月亦周公所作。幽詩亦周公所名。因而合編之。使讀者得以考見公之事實也。其列在國風之終。與商頌附于周魯之後。無異耳。說詩者。遂以變風目之。且合邶鄘以下。名之曰十三國。鄭氏強爲出入之說。又三分七月一詩。以應風雅頌。則鑿空無理。尤甚矣。

七月

古序。陳王業也。

續序。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集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辨義。成王冲年初立。周公陳此以教之。集傳甚明。續序牽引下篇。以爲遭變而作。鄭譜遂附會之。非也。此詩與篤公劉少異。彼詠祖功。故爲雅。此陳民俗。故爲風。平時以備瞽矇之誦。其入樂也。以爲逆暑迎寒之樂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穉。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日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于耜。自邑于田以治具也。日為改歲。言去改歲不遠。故承言入此室處。以終卒歲之意。○周公陳豳俗以訓嗣王。言七月流火而暑退。九月則寒至而授衣矣。自是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使無衣。又無褐。何以卒歲乎。故衣食必謀于歲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因之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是農功既居歲事之首矣。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其衣何自來乎。時當春日

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此一歲婦功之始也。其時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民間既無不蠶之婦。女心感時。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雖貴族又誰不講于親蠶之務哉。且七月流火。八月卽萑葦以備用。至于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則飼蠶務劇。絲帛由此出矣。未幾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布縷又由此出矣。凡此布帛。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所以爲公子裳也。可不知衣所由來乎。四月秀萸而陽盛。五月鳴蜩而陰生矣。八月其穫而物成。十月隕穉而物彫矣。其時鳥獸毳毛。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所以爲公子裘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豸。又獻豸于公也。可不知褐所由來乎。不但此也。五

月名斯螽。動股以鳴。六月名莎雞。振羽以飛。七月猶在野。八月漸在宇。九月遂在戶。至于十月。乃名蟋蟀。而入我牀下焉。物猶避寒。民豈堪露處。而民無廣廈。隩室之溫也。穹隙必窒。熏其鼠穴。塞北向。瑾葦戶。嗟我婦子。終歲勤動。今將曰爲改歲。亦可入此室處。聊以卒歲矣。若于耜舉趾以後。六月食鬱及薺。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因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凡皆以奉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其間采荼以茹。薪樗以爨。凡皆食我農夫也。蓋果菰草木。必及時收之。而况百穀歟。是以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無一弗登。嗟我農夫。我田之稼。旣同矣。爰上入于邑。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所由室處以卒歲者也。轉瞬改歲。則其始又播百穀矣。故統一歲之始。卒計之。二之日鑿冰冲冲。陰闕而歲已終。三之日納于凌陰。陽亨而歲又始。由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薦冰。則舉趾求桑。皆始于此。然後九月肅霜而衣可授。十月滌場而稼可同也。繼以屬民飲酒。勞農而休息之。其民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祝曰萬壽無疆。何非王業之基本哉。

七月八章。篇中三稱公子。訓戒嗣王。致為深切。蓋嗣世之主。生長深宮。嬪御盈前。而民隱之不知。垂裳御裘。而物力之不惜。故倦倦言之。卽無逸所云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之訓也。如第述邠民之忠愛其上。何以獨諄諄于公子哉。又按徹田為糧。其軍三單。周之井田軍制本諸此。私豨獻豝。周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本諸此。十月滌場之後。正勞農休息之時。而其民朋酒稱觥。然則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亦本諸此。故序以陳王業書之。至于日為改歲。與何以卒歲相應。其始播百穀。又承改歲言之。或指此為周正。非也。

鴟鴞

古序。周公救亂也。

續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集傳。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

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辨說。蔡氏書傳。以此詩爲周公避居東都所作。實朱子晚年所定。但未追改詩傳耳。然後人從集傳者甚衆。竊謂管叔若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則通國皆知流言造謗。出于叛人。事情易見。成王雖幼。何故反疑周公。况公聲罪致討。叛逆伏誅。流言之誣。更極昭雪。何故金縢未啟。成王猶未知公意乎。設謂管叔已反。又暗佈飛謗。舉國莫知流言所從來。則當是時。以武庚紀其叙者。旣叛於外。不利孺子者。又謀逆於內。雖周公本無其事。而王之疑忌方新。必不任公以兵柄。公何能以負謗未白之身。獨加罪于二叔。而專兵以征之。故謂鴟鴞作于東征之後。則事情前後矛盾而難通矣。蓋武王旣喪。四方安靜無虞。而流言乍起于國。書稱管叔及其羣弟。乃史臣追敘之詞。在當日實不知何人所造也。將不利孺子。亦史臣約畧之辭。在當日必影借近似之說。深相汙蟻。雖二公暨舉朝。皆信周公之無此。而形迹未明。非口舌所可爭辨。故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自公居東之二年。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爲詩貽王。而托于鳥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旣得詩。疑信難決。亦未敢誚公也。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旣破。舉兵以叛。然後公

以王命征之。此則金縢大誥。鴟鴞東山。皆情理通達。而毫無疑竇矣。大抵管叔以兄崩子幼。已之次序俱長。心懷覬覦。暗結武庚。而所畏憚者惟周公。故先佈流言。使其君臣疑忌。內變必生。祝鮀所謂管叔啓商。惑間王室也。設王因疑而壞公。則二叔之計得矣。惟公處置得宜。幼主之疑釁未深。疾爲引避。二公輔政于內。朝廷安然無事。所以公雖出而二叔不敢發耳。或謂既取我子。可爲致辟管叔之證。不思恩勤鬻子。言二叔本王室至親。乃附武庚以謀異。背親向疎。斯之謂既取我子也。若管叔致辟。則武庚已誅。奄淮亦滅。何以云無毀我室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周公避居東土。既得流言之罪人。而爲詩以貽王。言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能無毀我之室。以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而鴟能取之。則禍必及于室矣。蓋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惟恐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也。豈料鴟即取子于牖戶中乎。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勤勞若是。曰予未有室家也。豈料鴟竟取子以圖毀室乎。今予羽既譙譙矣。予尾既脩脩矣。予室仍然翹翹。懼爲風雨所漂搖。予將奈之何哉。維哀音

詩
之嘒嘒而已矣。

鴟鴞四章。此詩意象似卷耳。而詞旨更明顯易見。或以艱苦深奧目之。亦不善讀詩矣。

東山

古序。周公東征也。

續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集傳。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辨義。東征者。周公也。勞歸士者。成王也。但采薇遣戍。杖杜勞還。乃制為常用之樂歌。凡戍邊行役。每歲一遣一還。例歌其詩。此則勞東征之士。偶一用之。不列於樂部。故與周公之詩。並附于豳。明其為周公東征而作也。若指為公勞歸士。則奉王命以討叛。有功言旋。公何為私勞之。必無此政體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烝。衆也。九十其儀。指婦入寢門以後。諸禮儀而言。○此篇勞歸士。猶之杖杜也。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當我東日歸之時。我心已西向而悲曰。現在制彼裳衣。固可勿士行枚矣。但娟娟者蠋。烝在桑野以自適也。今我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而未卽西矣。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在道也。遙想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不埽而

在室。蠨蛸無人而在戶。宅傍町疃。曠爲鹿場。想見熠燿之宵行。雖公爾忘私。不可畏也。而故園就荒。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將至家也。偶見鸛乘雨食。蟻而鳴于垤。其婦亦聞聲念遠而嘆于室。因之洒埽穹窒。值我征之忽至。入門之頃。乍見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故園之景物依然也。而自我不見。于今已三年矣。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故其旣至家也。正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候。于時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以迎之。但見親結其縈以來。有九十其儀之盛。其新信孔嘉矣。而其舊有室者。相見之樂。更如之何耶。

東山四章

破斧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集傳。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吡。感化也。道。堅固也。○此篇勞周公。猶之出車也。言既破我斧。

又缺我斨。非不勞矣。但自周公東征。四國于是匡正。是一勞而

永逸也。其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矣。餘倣此。

破斧三章

伐柯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

辨義。續序自破斧至九罭。全不得詩意。集傳以此詩屬之東人。

因下篇亦有我覲之子而誤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詩采

此詩美周公之爲政。治法與治人兼善也。言治事必有法。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也。任事必有人。如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也。公惟用法如用斧。故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監故正以振新。豈執一之法哉。公惟用人如用媒。故我覲之子。籩豆有踐。任人正以成已。豈偏信之人哉。

伐柯二章。○用人如用媒。此義極精。凡六禮舉行。媒無不任其事。及籩豆有踐。媒不復居其功。易言坤之承天而時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理正如是也。

九罭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集傳。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聞王將迎公以歸而作此。言九罭之魚。可以致鱒魴。若我覲之子。袞衣繡裳。豈可羅而致哉。試觀鴻飛遵渚。不過暫時來賓也。今公歸豈無所乎。茲幸而於女信處耳。鴻飛遵陸。時去亦或時來也。若公歸則不復矣。茲幸而於女信宿耳。是以不待羅

致而有袞衣兮。願無遽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感極而傷悲兮。九戩四章。成王初立。洛邑未建。而九鼎已遷焉。使管叔構逆。時民心一搖。則東土莫保。而天下之大勢分裂矣。周公避居。僅二年耳。而東人之愛戴。深入肺腑若此。雖有管叔武庚百輩。無能爲矣。然則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磐石之固。非周公其孰能之。厥後成周既定。卒命公後。毋亦順民心歟。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民心之繫屬。卽天命所由誕保也。豈非一絲懸六鑪者哉。

狼跋

古序。美周公也。

續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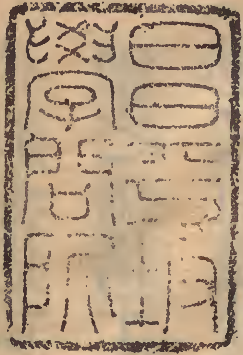
此詩美周公之勞謙。雖處疑謗而不貳也。言謗言忽加。疑忌隨起。如狼跋其前胡。載寔其後尾。惟公之本心。孫碩膚而不居。是

以怡然順受。而赤鳥几几也。狼蹙其尾。載跋其胡。事勢之搶攘極矣。惟公遜碩膚而不有。是以坦然順應。而德音不瑕也。狼跋二章。○人雖至聖。不必免于疑謗。觀叔孫之毀仲尼。則叛夫造言。幼主懷忌。又何足怪。然疑謗之來。聖人能受之。而常人必不能者。何歟。人惟自信其是。而後不能受天下之謗。人惟自負其功。而後不能受天下之疑。周公相武王。永清四海。又受遺輔政。身係國家之安危。有大勲而無微疵者也。一旦流言加之。王心疑忌。使其少有芥蒂不平之意。能不為盛德之累乎。詩人以公孫碩膚言之。既能灼見周公之心體。尤善於形容聖人之氣象。蓋其心之欲然不自滿假者。不惟不自知其功。並未嘗自

信其無過。故疑謗交至。從容引辟。適得乎時措之宜。于心無幾微之矯鎮。于事無毫忽之乖方。此其氣象。即舜禹之巍巍。不與也。又何是非榮辱禍福死生之故。能稍動其心哉。集傳以公孫碩膚。乃詩人愛之敬之。而立言有法。極圓融其說。不過忿嫉讒邪。為周公之忠聖作周旋耳。纔有忿嫉周旋之意。則詩人之識見已淺。周公之氣象亦狹矣。

豳七篇。○讀豳而知周公之相成王也。常則七月以陳王業。變則鴟鴞以救亂。迨風雷感悟之後。東山破斧以削亂。其寧四國。定兩都者。勤勞可知也。伐柯以敷治。人法備舉。其兼三王。施四事者。規模可想也。然則所以能此者。豈有他哉。其居東也。至誠

動物而九罭美之。袞衣繡裳。如瞻盛德之光輝。其遭謗也。安土
樂天。而狼跋美之。公孫碩膚。想見勞謙之君子。噫。斯其所以為
周公歟。



文化己巳

